

續資治通鑑長編
(136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冬十月戊申朔李秬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
蕃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先是沈
括奏敵兵來逼城見官軍整故還上覽奏憂之曰括料
敵疎矣彼來未戰豈肯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
然及聞城陷涕泣悲憤爲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
敢仰視旣而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
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
呂公著在外惟趙鼎嘗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慟哭以下
據邵伯溫

聞見錄餘
據徐禧傳

徙新知太原府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知延

州天章閣待制王居卿依舊知太原府知淮陽軍降授奉議郎趙禹復天章閣待制知慶州

己酉罷冬至御殿太僕寺言御馬每三匹給卒一名

常馬千給卒二百飼養從之沈括言援兵皆屬李憲

种諤節制欲望許臣參豫軍事同力破賊又言已遣蕃

捉生馬乞齋所降密諭徐禧聖旨先給銀絹許以殿直

往永樂訖种諤言永樂城已不守西賊進退殊未可

測已牒沈括依詔堅壁清野提舉河北路保甲司言

見任巡檢多不曉教閱新法欲望許本司選差人代其

十三場監教使臣候案閱罷權畱本司遇有不得力巡

檢補填訖奏從之知單州天章閣待制王克臣試工

部侍郎克臣奏事殿中上慰諭曰單州之行甯介意乎

自不害進用也

辛亥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淪塌隄岸壞下牐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不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照管

都水使者范子

淵言陽武等數埽正居京邑之上自秋積雨南隄受害特異常歲先是廣武危急繼醫原武之隄國財民力殫耗無窮苟於此時不究經久之策歲或如此未易禦捍竊見衛州王供埽北隄之外比之隄內地形低下北帶山岡可以吞伏巨流乞自王供埽決全河灌隄北俾東出衛州及黎陽縣北又東達澶州之境或至大名府界與見行河合相距約四百餘里兼王供而下逐埽間有重復古隄概計其功不至浩大如此則南岸自滎澤至

迎陽十一埽北隄自獲嘉至蘇村七埽並遠大河所決
河經由州縣止三四處可豫作堤防或徙避之較之水
逼南堤治堤歲費利害相萬上批三省可速審議乃詔
蹇周輔范子淵陳祐甫同相度可否利害以聞大理
寺言太常寺主簿王子琦博士黃實互訟今根究得曲
在子琦罷子琦主簿送吏部又言被旨勘客省使張誠
一不依次引朝見班會赦當原詔誠一上過犯簿先是
誠一奏閣門不以次引朝見官而閣門使李綬以故事
執政近臣皆越次排班誠一以爲無此比綬遂懷排班
厯陳上前厯乃誠一所書押上直綬令付寺根治故有
是命御史王桓言伏見自更官制獨散騎常侍諫議
大夫司諫正言未聞除命常侍諫議秩位優隆固宜虛

之以俟耆德至於司諫正言縱難其選亦有侍從近臣
可以權領今以爲無其人而不置則是規諫可廢而朝
廷無所事於言也願陛下示所先後以明好惡不行朱本

削去

壬子都水使者范子淵言廣武役兵千六十夫萬三千
二百人物料一百四十一萬四千條束魚池兵工一萬
三百夫工四萬一千物料六十一萬八千條束詔河

東路經略司指揮接連西界緣邊州軍城寨官司應係
西界邊事及探報事宜不得申牒河東緣邊安撫司

詔涇原路第八將戴嗣良賈辯免所追官先是嗣良等
出師亡失三分一釐當追一官旣而嗣良自陳計數不
及二分故詔免之詔大理寺獄空吏量與支賜自今

大理卿免假日直止令治少卿推丞更直

甲寅詔諸路教閱廂軍於下禁軍內增入指揮名額排

連並同禁軍於是馬步軍排定有馬廂軍二十二指揮

無馬廂軍二百二十九指揮詔龍圖閣直學士朝散

郎知延州沈括責授均州團練副使員外郎隨州安置

坐始議城永樂既又措置應敵俱乖方故也又詔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懷州防禦使鄜延路副都總管曲珍

降授皇城使鄜延路鈐轄司兼第一將永樂城陷珍與

王湛及士卒五十餘人走至米脂寨自劾無謀致敗樞

密院言永樂城守禦未全西賊萬數不少雖官兵勢力

不加緣珍斥堠不明又不審量事勢以致敗事故降官

令於延州照管守備舊紀書甲寅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沈括不援永樂貶爲均州團練

副使新
紀不書

乙卯詔賜董戢討夏國有功首領告三十一仍賜絹有
差承議郎守太僕少卿吳安持等言奉敕接伴賀正
遼使原武河決雖已治道路傳聞自滑州以南猶有橫
水三十餘里若使人可以理商理自當同舟而濟萬一
倔彊稱久例以拒朝旨或雖肯登舟又阻風波不及朝
會兼去年準朝旨國信舊路以河決不通今已改就西
路候過界移牒照會北人或執此爲言猶恐上煩處置
詔遣水部員外郎王諤計置新船六十艘以待濟並檢
會慶厯四年余靖奉使九月癸亥晚至雲州過長城渡
御河入州東門劄與吳安持

丙辰修定景靈宮儀注所上景靈宮四孟朝獻儀二卷

看詳十三卷大禮前天興殿儀一卷看詳一十八卷從

之 詔宜州權增公使錢千緡 詔樞密院入內高品

張禹勤四十一狀奏永樂城軍前事並進入 皇城使

海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蘇利涉卒贈奉國節度使諡

勤懿上以利涉逮事英宗藩邸特官其子孫六人妻封

崇德郡夫人紹聖二年二月四日陸佃坐利涉事落職傳後數語或可附此 詔奉議

郎郭茂恂計會陝西買馬司揀馬五千匹赴鄜延經略

司四年七月四日茂恂以羣牧判官專提舉買馬兼茶

但稱奉廣武上下埽危急着都水使者范子淵救護

丁巳皇第十一子生新舊紀並書皇子生

戊午詔權管勾陝西轉運通判降授宣德郎范純粹復

奉議郎為陝西轉運副使十一月十一日奉策應事 上批付苗授

奉議郎為陝西轉運副使十一月十一日奉策應事 上批付苗授

蘭州城壕至今未開濬非久黃河水合咫尺賊界於邊
計極未便李浩所乞修浴施乧洛宗二堡雖已畫可聞
本路禁軍累經和雇版築人力疲弊甚要休息其併工
營葺蘭州及龕谷使有金湯之恃其二堡俟來春有餘
力爲之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刺史張允誠爲內侍押
班以逮事英宗藩邸也河北路提舉保甲司言所統
百七縣團教場五千五百止有勾當公事官二員乞更
選差大使臣二員又言教罷第二番都教頭當發赴闕
如蒙擢授三班使臣乞令本司指名抽名充本路巡檢
並從之

己未詔祕書省正字以上太常寺博士丞並中書省差
詳定重修編敕所言準朝旨六曹等處條貫送至編

敕所修定乞自朝廷於官制見在屬官內選差六員爲

刪定官從之時又二月十五日三年五月十三日又十五年

六日重修熙河蘭會路走馬承受公事樂士宣乞且

罷來春修汝遮堡令李憲相度以聞其後詔憲隨後經

營之詔聞解州聞喜縣有軍賊二十餘人劫王屋縣

傷巡檢殺弓手州縣不以聞宜令京西北路提點刑獄

官會集三兩處巡檢督捕如入陝西界亦須跡逐仍計

會劉庠指揮地分會合左侍禁班仲方言熙甯八年

孫民先乞於衛州王供埽決大河傍西山流南岸如禹

舊跡上遷深州可無水患當時朝廷雖相度未果施行

今大吳埽河決不塞內黃縣北流已成正河上至王供

埽止二百餘里欲乞移本州界獲嘉汲縣上下衛鎮齊

賈蘇村王供七埽卻治南岸堤道更不移動深州可減
廢開封府界原武陽武宜村滑州界韓房石堰天臺魚
池迎陽澶州靈平十埽工料又大河遠離京城無慮河
患卻乞於相衛州界黃河陘處繫浮橋以通鄰使上批
河事已差蹇周輔等相度仲方狀可送周輔
庚申奉議郎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蔡卞試中書舍
人兼侍講以上批中書舍人見止有趙彥若一員恐非
久在假事故闕官行制卞可日下召試故也 江淮等
路發運副使李琮言準朝旨令臣具所聞江西鹽利害
臣所聞江西鹽有合變通增損利害八州軍鹽額當隨
宜減多以增少昨已許用見錢鹽鈔抵當今乞亦用金
銀遇散和買鹽月令鋪戶納錢二分卻於其餘月分帶

納令縣官與鹽官一等賞罰仍乞嚴捕私鹽是時江西

鹽法弊甚故委琮體訪利害而琮不敢斥言也

朱本削去

詔張世矩應援鄜延雖外若趨赴急難其奏請多遲慢

待報之事顯是公為誕謾中實畏怯罷管勾麟府路軍

馬就差充涇原路都監

賜塞原武埽役兵特支錢有

差

廣西經略安撫司言邕廉欽等州水土惡地凡得

替未出本路赴任未入若待闕本路身亡者副使以上

與子孫一名三班差使崇班以上與借殿差直以上與

殿侍餘支賜如法從之

辛酉上批西賊攻陷永樂城得志之後頗肆猖狂揚言

必欲復得去年所失之地而後已則來歲春初秋末之

際極要準防其熙河新創蘭州定西城並堡寨皆去年

李憲總兵出塞所得之地於今保守得失利害最爲親切若非身任其事則他人不可倚仗李憲候到涇原如安泊兵馬已定卽徑歸西河營葺照管使新復之地戰守之具皆及十分如欲搬家卽速具奏當令李穀津遣以往權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李諒言如塘灤內有賊盜乞許令界河巡檢等逐捕詔沿界河巡檢追捕賊盜並依舊條毋得生事

壬戌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涇原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司行營總管劉昌祚爲涇原路總管兼第一將權知鎮戎軍屬歲凶無草束爲錢百六十昌祚接近邊白草無際卽遣官軍刈之束錢三十人樂從遂不乏因上其事著爲令

癸亥詔罷李浩涇原路安撫副使先是李憲言昨蒙差
李浩兼領涇原職任蓋爲本路欲謀入界進築保障故
令浩因赴制置司參議邊事今旣罷進築則浩所兼領
涇原職任當便落銜詔候罷制置司浩歸蘭州憲申請御集在
罷均撥與逐縣巡教官充指使

八月十二日

詔提舉河北路保甲司巡檢尉司指使並省

甲子命右司員外郎王震兼權提轄拘催市易司物

詔詳定官制所言準尙書省劄子官制所定雜事奏鈔
奏有司事舊令或並尙書省左右僕射與左右丞簽書
蓋朝廷以法在所司案法聞奏稟候朝命而人主於有
司之成務付之執政執政官所宜代工而任責則人主
但聞之而已朝廷以天下事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總

之六察以案之六曹失職則都省在所糾都省失糾則
六察在所彈上下相維各有職守則奏鈔書都省執政
官於理爲當其房元齡等告身四道內三卷敕授制授
不書尙書都省官內一卷奏鈔並著尙書都省官而不
書名案敕授則尙書省有書有不書者唐告體制不一
至於制授則尙書省具奏鈔上未有不具尙書都省官
者然於告身有不書名者蓋告身翻錄奏鈔其鈔已付
吏部翻錄爲告故或不書今奏鈔已書名卽告身正令
代書從之 詔府界提舉司劾府界提點司因塞原武
擅支陽武倉封椿錢罪狀以聞 又詔御史臺劾差周
宥崔象先充軍頭引見司稽留官司以聞
取旨明年二月丙戌斷
廣東轉運副使兼提舉市舶司孫迴言